



正宗土御製

正宗大王
文

諭書
疏批上

十五

共三十二

16
2312
16



和
2312
卷40-16

諭

平安觀察使洪樂純

八江御史賚去

歲首

按問使

嶺東九郡

咸鏡監賑使

御史金載人

羅思暉

顯隆園都監諸臣

顯隆園官

水原府使

金鍾秀

鄭民始

權禪

御史賚往

黃仁黈

慰諭使

湖西士夫

漂溺民人

關東進諸儒農書

鄭履煥疏批

金若行請追奪君宣舉爵

鄭履煥告歸

洪億論鄭厚謙

金鍾厚辭職

金鍾秀救鄭履煥

宋浚吉從享

進明義錄

徐命善拜相

慈宮翟衣定制	金鍾秀所進故事	金潤玉嫡庶辨別
宋銓請禁燕飲	沈念祖辭諭書	具允明進奏
備邊司移設	李徽心論蔡濟恭	備旨諸堂進奏
備邊司守摠合營	李福源乞免	論新島搜討
柳義養論政院之經	安川君疏收議	請金尚詰
弘文館呵導之制	論金鍾秀合啓	上慈殿尊號
論洪國榮啓	金煜拜相	趙時偉島配
沈樂洙討逆	金煜乞免	趙璣辭職
李激乞免	鄭存謙乞免	金煜劄
論洪柱翼啓	李敬懋革罷宣薦禁軍	金致仁劄
徐命善袖劄	徐命善乞免	
請移攝文院	金鍾秀辭職	

列聖御製目錄



卷之六十六

正宗大王文

卷之六十七

正宗大王文

正宗

列聖御製目錄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六

正宗大王

文

平安道觀察使洪樂純諭書

丁酉

兵務精不務多古之善用兵者能以寡御衆以小敵大隋唐之精銳不克羅麗之一小城蓋養兵得其宜鍊兵得其方使一國之兵皆為彊勁無是何以制中原百萬虬貅之卒乎顧我朝文教丕闡環東千里稍有知識者童習白紛莫不從事於文華視武備若弁髦流弊至於自致委靡惟京轂執戟



身理集卷之六十一
之士日養月鍊號稱健兒若擇其緩急可以得力者則厥數無幾輦下然矣外邑奚論丙丁之事非不為後來之已鑑習俗轉痼戎政愈解萬有一邊有烽而塞有塵其何以禦侮而折衝乎卿雖擺脫科臼備陳長久之策而新法不若古法須於措置之始宜求萬全不拔之計大抵國中軍制莫不淆襍道道邑邑莫不皆然或曰有疊役或曰有虛簿或曰有白骨黃口之簽籍而今也不能掇本源但欲矯其末流則亦只是弊掇弊也卿疏中以鄉族別作一隊事意在掇本可見卿深猷遠略而節目

間有不可不更商量者見今諸道軍額之痼瘼難以勝言彼而尚不能較正此而又何以剏釐且所入之費所差之窠亦當周便定制然後法可施而令可行卿所謂別設一衛之論謂此七萬馬步中各減幾名以此新設之一隊欲充所減之數及乎否則七萬之外更設一衛之謂乎就元額中作隊則鄉族姑雖不願久當貪其陞遷而投籍銓臣初或持難亦必知其利益而聽施耶若欲別設則七萬軍額元自不少殘民疊役之苦固當自如矣予意則就本道軍籍中除出某樣名色定為鄉族之

列聖御集卷之六十一
伍每年分等聚會試藝施以直赴及加資除職等
賞典以為激勵之地且其元額中見減之卒推移
分定於各隊中黃口白骨之代則在朝家可得精
兵在本道庶矯疊役在鄉族既無所失在窮民亦
有所得其他條件之可以為務精之術可以為拯
本之道者卿須取捨之故諭

八江宣諭御史賚去諭書

辛丑

國家許多經費專靠於三南賦稅次第設漕倉者
七差負而益之官船而輸之科條燦然鮮或臭載
宜乎棋置星羅計出萬全竊惟八江民人以船為

業而無稅穀之可載則生利頓絕於是割出漕船
以多少州縣付之隨道里之遠近量定賃直軫運
納之欠縮計給雜費戒存畫物之取事同遺棄之
利而沿路之護送輕舟之指導又與漕船無甚異
同則朝家之為江民可謂靡不用極邇來持私船
而載公穀者瞽不畏法染指之不足恣意和水和
水之不足用情故敗以至於今年湖南而極矣江
民之言必曰困於官吏之誅求不獲已犯科官吏
誠有罪難赦江民其果不作姦乎八江民人亦豈
同心竝貫而為是就其中自有一二尤無良之民

也。以故湖南伯為革是弊，求得風落之松，請設加漕之船，詢于廷臣。僉曰：可行。惟予靜言思之：江民幾百年，傳子孫之業，一朝奪而祛之，為民父母有所不忍。湖海魚鹽，轉益不贍。業船者之失利久矣。既失於彼，又失於此，失之不已，將何聊生？古人以一夫不獲為恥，况八江千百人之命，念江民契活之無津涯，不覺丙枕靡安。爰命繡衣，誕誥八江民人，嗟爾民人，咸聽無譁。棄乃舊習，從予新令。理爾舟楫，選爾梢工。載彼公穀，取其贏利。仰事俯育，樂業安堵。夫如是矣，而冒犯邦憲，如疇昔之為此亂。

民也。於亂民復何饒貸？曰：若官吏誅求，予方嚴法痛斷，并宜聽悉故諭。

諸道歲首諭書

壬寅

曩以荒政，莫如豫講。敕諭設賑，三路三路，牧守未知能有以奉承。予意否務農之道，亦惟曰及時而已。故曰：食哉，惟時。嗚呼！命我衆人，庠乃錢鎛，導趨時也。嗟嗟！保介維莫之春，懼失時也。古昔勸農之政，若是勤也。而其所以勸之者，不但在於辰告申布，以率其不昏。作勞者必也，軫其艱而助其力。曲為措置，多方成就。然後始有效耳。今夫農之耕播

死聖德集卷之六十六
四
鋤耨莫不有時一或愆違無望有秋而鄙屋之下
生理至艱欲耕而無農牛欲耘而乏鋤基人皆服
役我獨斂手乞借不得愁歎無奈則苟非牧守教
其掌任諭其隣里俾有以相資互須其何以及時
乎又或乞牛於東借器於西傭賃略備田功可即
而瓶罌俱罄炊烟幾絕既無可食又無可播則苟
非牧守詳察其虛實斟酌量其多寡分等給還間行
賑貸亦何以及時乎至若雨水已降稂莠已茂一
日不播將致乾涸二日不耘必就荒蕪而于斯時
也為牧守者不惟不勸乃反沮撓力役而奪之推

捉而妨之則其為害農又豈特水旱蠱賊比哉顧
今春已及矣農且始矣嗟我民命亶係是時睠彼
西疇實勞憂思災祥雖曰由天畬穫實亦在人勸
農之政烏可少忽且豐歲之勸農易而荒年之勸
農難以其宿食之有無殊耳若不孜孜以胥勸尚
何冀穰穰之收效茲予不憚煩複敷此十行咨爾
方伯守令其各竭誠奉行予言之所及特其大者
其所未及亦皆周詳審察利無小而舉害無細
而不祛期於曲為措置多方成就俾有實效以副
分憂若其所以布德而究惠則在予旬宣字牧之

臣辦得一箇實心耳苟無實心以期實政而徒區區於期呼追集紛紜督責要以應文塞責則古人所謂是乃妨農何名為勸者不幾近之乎嗚呼邈矣吠畝雖難周察考厥勤慢自有賞罰毋曰故常另加惕念故諭

海西按問使及方伯諭書

一自朝家有德相處分以來凶孽唱和變恠層疊湖獄未竟而海獄繼起亨夏等纔勘而瑞集輩又出人心之陷溺胡至此極議者咸曰今此干紀之滋繁寔由治獄之太輕國之有法所以刑一人而

使千萬人免于刑也并宜亟正常刑以為後懲此誠執法之論也蓋諸囚中如朴瑞集則作為詩章投贈亨夏而以高義特節稱之亨夏告由之文即是護逆之斷案則以護逆謂之節義者果是何許心腸申烜則景莘之扁堂承烈之從遊可見平日之情跡而亨夏之行又擔當資送則明是自中之巨魁李宗弼則以德相亨夏比之靜菴一流然彼亦人耳反其好惡之性甘受黨與之誅者是由於德相為先正之後孫而渠輩又居在僻陋之鄉平日依附其來已久畢竟罪案容或未悉故不能遽

割其阿好遂敢致疑於處分輟轉註誤以至此爾
大抵朝家之於先正尊尚有素登極以後配享
廟庭以昭契合之盛親製碑文庸賁衣冠之藏見
諸事實者亦不可謂不至矣德相以厥後孫得竊
儒名則招徠之尊寵之冀或有補於朝廷無忝其
家聲而彼顧附麗憑藉惟其指使及其章奏出而
自明無路噫嘻德相真所謂家之賊子國之亂臣
使先正在者誅絕之當何如也故朝家聲討亦出
於不得已而若其尊尚先正之意毫無終始之間
焉然則德相雖獲罪於朝廷即於先正何干朝廷

雖置辟於德相亦於先正何傷大賢之後背先忘
祖凶國禍家者間亦有之戊申之獄趙文正之後
裔出焉若以文正之故護其犯逆之裔則是果為
尊文正乎反為辱焉耳今奚獨於德相而疑之哉
此等事情此箇義理渠輩惟不知故耳知則寧有
是哉予所以得其情而哀矜者此也且夫正其罪
曷若服其心使民有畏而無犯曷若牖迷而遷善
乎茲以德相之本末反復申諭俾有以開曉而右
項瑞集等諸囚并付罔治之義姑施惟輕之典餘
皆分等或刑或放於其決遣之際按問使與監司

將此綸音詳諭瑞集聽此亦必如夢得覺而羞前之為矣若其他無故之人設有從前聽聞之誤尤宜革心改圖去危就安如是之後若或執迷不悟狃惡罔悛復自陷於黨逆之科則朝廷亦未如何矣其無曰國無法也故諭

原春道嶺東九郡宣諭使春川都護府使李

時秀諭書

癸卯

爾從邇列出膺字牧之任東西雖殊同是一省九郡聲息爾當旣聞噫九郡之目下歎荒振古所罕舉將有朝夕填壑之慮為民父母予當何懷凡係

蠲恤之政予自以為靡不用極而仍作一通綸音方欲洞諭九郡之民前往繡衣似已復路今以爾為原春道嶺東江陵三陟襄陽杆城通川歙谷蔚珍平海高城等九郡宣諭使爾須即日登程馳至九郡召集小大民庶傳宣綸音仍以安土奠業之意申申告戒嗣後調賑之策面飭邑宰爾則俟竣事還爾邑治以所經九郡民情纖悉條列具狀本以聞之故諭

咸鏡北道監賑使兼管開市事李在學諭書

嗚呼兩歲荐歉六路阻飢幾萬生靈喁喁望哺莫

非予惻傷憂念者而畿甸則耳目孔邇庶可方便接濟嶺東則壤地褊小亦可分力救拯湖西湖南則受災有緩急淺深之分而予之最所日夜憧憧者即關北也惟彼關北一路興王之地也根本之基在周邠岐鎖鑰之重有夏雍梁而山戶海氓既異舟車之會磽田鹵菑又無秔稻之產况今歉荒無前溝壑在即山無橡栗不但菽粟之告災室罄瓶罌何論田野之輸稅漁獵之利竭矣泉布之路絕矣縱有屢空之歎殆無懋遷之資且况北道之中北關尤有甚焉遯矣遐土僻在一隅濱于窮海

限以大嶺不惟朝廷之恩澤未易遠暨抑亦方伯之號令不能周遍予未知北關今日之民能不采葛而食蠶歟能不扶持妻子散而之四歟蕭然千里能不人烟斷而行旅息歟每一念到不覺涕沾于襟今以爾為北關監賑使監賑之任重且大矣青州列幕奚但刺史之政河南發倉兌為使者之職措置之方接濟之策前後筵席亦既屢講而南關之民委之道伯北關之民委之於爾爾須十分努力十分惕念飢民奠安之術賑穀經紀之道隨事商確兩相接應惟念救焚之責共勉推車之義

分糶道伯所管而使爾兼管者恐爾專意賑政而或忽嗣歲之資也開市評事之職而使爾仍察者慮其貽弊災邑而特為紓力之意也一民之捐瘠即爾之責也一民之全活即爾之力也北關之若農民若商賈若文武若韋布若鰥寡孤獨困窮之民爾其撫摩拯濟無使有一民顛顛連得以安堵莫業也噫陰崖枯槁豈無陽春之布澤赤子呼號惟恃慈母之哺乳自今至爾還朝無非予宵衣旰食之日也爾既出自近密尚知予視民如傷之意故論

慶尚道都事兼督運御史金載人諭書

嗚呼今茲移粟豈獲已哉嶺東九郡生靈舉在涸轍之中喁喁待哺而朝家濟活之策所恃所望惟此移粟一事耳不然則何苦而勞嶺南之民損嶺南之穀為他道作此舉哉大抵浦項倉之設豈為交濟東北之民而海運之難殆甚於湖沿往歲泛舟之役亦不免一二臭載子至今惻然傷之風波千里艱楚萬狀船人之父兄妻孥浦邊送別頓足叫號似此光景豈仁人之所忍見者哉且非但行者甚勞抑其居者甚苦哀此小民之輸糶雖在樂

歲猶患難辦况值歉年乎雖納本倉尚多浮費况移他路乎嶺南今年穡事雖曰穴農荐歉之餘瘡痍未蘇倉儲漸虛民食孔艱即朝家所憫念者况本倉所在即尤甚邑也倉穀散斂之沿邑亦皆尤甚則又何忍重苦之哉民情事勢非予不知也亦非予不恤也其如嶺東之切急何哉盖彼九郡之大無實為諸路之最酷五穀果菜無一成實郊野山峽均為赤地三萬口蒼生舉無一日之食目今朝夕延活者只是葛根而已若不急急調恤如救焚拯溺之為則必將相率而入於溝壑矣為民父

毋豈容坐視九郡之中既無儲粟則調恤之策惟在移轉而欲移嶺西之穀則嶺西如九郡矣欲移北關之穀則北關又如九郡矣此所以左右思量不得不以嶺南為歸者嶺南之民其必曰均是國家之民也均是凶年也而奪我而與彼何哉是有不然者今夫貧人有諸子異室而居者其一顛顛垂死其一尚有瓶罌之儲則為其父者豈不可分其瓶罌而救其垂死之命為其子者亦豈可有惜於兄弟而疑其父母之偏愛哉兩道之歉荒猶有間焉則嶺南之民亦可以推朝家如保之念而同

胞相恤之心油然而生矣且此萬石之運盡責於
 本道尤有所不忍故嶺東地土船使之鳩聚以往
 合力運來此亦所以紓嶺南船人一分之勞也大
 抵農民則勞於納穀船人則疲於裝運浦戶則困
 於指路護送等節不有蠲恤之舉能無抑鬱之意
 乎嶺東船運穀所納民人并計石除耗嶺南沙格
等當年身
布持為蕩減本道所封朔膳物膳中左沿尤甚邑
所封進者自今十一月限麥秋并令勿封嶺民於
此想有以知予
一視之恩也又於載船也從便措劃以軫居民
 之弊駕海也慎占風候以成稍工之功其責專在
 爾御史必須著意奉行不惟東民是賴是活抑亦

為南民一分寬其力之機也越冬前一運之後爾
 當還營待開春往泗川濟民倉又以二萬五千石
 轉運於湖西而右沿農形差勝於左路倉中又有
 儲穀而所運之船皆責於湖西則其為民弊似愈
 於嶺東之運而所已施於左沿者豈或全然靳惜
 於右沿右沿濟民倉所在諸邑湖西船運穀所納
 民人等舊還特為停退爾須將予此教曉告沿海
 之民俾知予萬不獲已之由噫自今送爾以至爾
 竣事還朝無非予焦思勞心之日爾於裝發還營
 之後須即圖上轉輸之狀予將付諸壁上朝夕觀

之一以祝其利涉一以寓予與百姓同苦之意噫
厦疆雖深海沿雖遠一念所注何異躬臨而目擊
哉爾若念此庶不負予故諭

濟州前牧使嚴思晚仍任監賑仍使慰諭民

人諭書 甲辰

我邦壤地褊小道凡有八州府部縣僅三百六十
有竒星羅棋布可按圖而知已一有水旱饑饉管
領甚便而獨耽羅一域僻處海外陸行幾千餘里
水路則倍之聲響既漠於京師撫摩只付於長吏
尋常啓牘之來動費半年凡島民之疾苦憂樂莫

之憑悉豈朝家懷柔之澤或間於島陸而然歟今
歲之秋八路大熟廟堂無所事乎荒政惟予宵旰
一念亦庶幾少弛矣迺者陽至之後守臣始以州
饑聞於是乎丙枕蹶坐益歎道塗之云邈若使耽
羅不海而陸遠止於北之六鎮西之七邑則豐歉
之間豈此之遲乎歲饑而莫予之知也民窮而亦
莫之救也島民亦吾赤子為爾等父母烏在其父
母之責也噫自在我 列聖朝軫念茲土罔間於
內服慰撫之憫恤之靡不用極深仁厚澤泱爾髓
而淪爾肌逮予寡人嗣服之初首遣持斧之臣文

武則設科試取其才父老則詢弊瘼採其隱以至
崇孝而褒烈輕徭而薄賦凡所以便爾等之身悅
爾等之心者事靡巨細無願不從此非予一人惠
也亦所以仰體我祖宗朝柔遠之澤耳至愚而
神爾等其或知之否羅里之倉為爾等設也倉穀
不敷至有沿邑移粟之議而重撓湖民在所難慎
就此塗抹亦足接濟夫何愛數千穀包不以慰諸
子弟望哺之情本倉遺儲若租若蕘已令按道之
臣刻期督運不日裝發計於歲底陸續往泊明春
開賑自可無顧領之憂矣前此耽羅設賑之時間

有發送繡衣督運監賑之例而儉歲厨傳反貽爾
等迎送之勞曾在先朝己丑為念是弊亦命道
伯句管今亦謹遵右例前牧使嚴思晚特令限麥
秋仍留兼付監賑之責使之悉心賑事而往歲諸
路之歉凡貢獻物種及民之出於身而納于官者
竝與御供御藥而另行蠲除所已施於陸民者獨
不施於島民可乎薦獻橘柚祭享犧牛係是莫重
享需又若貢馬亦關戎政有難輕議外此遠方珍
獻何惜吾民各殿朔膳物膳三名日方物內局進
上藥材京外各衙門各營門進排物種內司及各

司各官房奴婢身貢特竝停減留補賑資既承
慈教 慈殿官所獻方物物膳朔膳亦竝停減今
年停退條之并與明年條而督納於明秋亦所當
恤明年條仍許停退噫今茲蠲免豈云施惠而其
於紓民力裕民食之道或有萬一之助否耶自見
守臣之狀念爾等顛連遑遑之狀宛在予目中舟
車不至而懋遷無路瓶罌告罄而契活罔涯鷄衣
卉服呼號於浦村海岸之間日望船粟之來哺此
予所以愍爾等飢寒有倍於諸道之歉也但賴而
忘憂者有之州治隔以重溟除非三州之境則難

以往來不待朝家之勞來還集而自可安土奠業
自不至於蕩析流居耳九重雖夔臨之孔邇爾等
須各恃而無恐也故諭

諭 顯隆園都監諸臣書 已酉

形局與陰陽相為表裏不可偏廢然就二者而論
其輕重則形局體也本也陰陽用也末也豈可捨
體而求用棄本而操末乎 園所體勢以盤龍弄
珠成形局若不失對珠之義而兼合分金之法則
固盡美兩善矣若拘於分金而閃失珠案則違天
成之形局失賓主之情義雖盡得羅經之妙用亦

何益哉况取案之法不必局於當案之正中兼就
左右而推移用之且每方位上各有五字若珠之
中央不合於分金吉度則就珠之左右角吉字所
值處當趨避消納若珠小而只值一字又不合吉
度則寧廢分金不可失的案大抵分金之法至微
至妙今人鮮能曉解况百二十干支三百六十度
數亦豈能一一相合苟然則何可過信渺茫難見
之理致失分明易見之珠也此不可不十分致敬
而致審處又以穴深言之今得真土天也以色以
性即無對極品且其來脈不甚廣而至穴處始為

融結豐滿過穴處又復斂束但開浮土則穴形自
露是雞子包黃之象也只就真土之暈內中心而
扞穴則上下左右毫無可疑最是淺深難得其宜
雖以七尺許為準已有所定約亦須臨時進止要
令適中而已一扞一穿常存此心寸寸過下切勿
信手放意又或色性愈深愈堅愈黃則雖過
七尺亦自無妨凡此兩條說話不待予言想已有
講定者見今開金井吉日在即憧憧之中呼燭申
諭卿等宜須諦悉故諭

諭 顯隆園官書

庚戌

補土鑿塘事耿耿在中以今行親審言於爾等而予素昧堪輿文字補處高低鑿之淺深豈敢輕易臆說而目接勝於耳剽略有依佈指畫其間已有日高低淺深一從地師言決定乎抑一遵面教董役乎大抵諸處中每以坤申方鑿塘事及村墟籬根有脊處存削事最致慎最致意者予見固知出於拳籌而亦安知無一分億中處乎

坤申方鑿塘事坤申於本園癸坐為生方蓋以癸山於正五行為水山而水山胞起於巳生在於申故也坤申同宮故俱為癸之生方若水

從生方來則吉所以有金養直輩鑿塘之議也
轎前言於爾等亦言於地師而地師每主深廣之議對爾等費多少辭教者出於至審慎之意大抵此方本有水田可執得水今若陳而種樹則水將乾涸開鑿塘樣以貯水甚好甚好然所難慎者生方之地不宜輕易穿鑿穿鑿或過則亦恐有宣洩生氣之慮初以親審為言及其親審以不可過令深廣為答者泉脈深長雖曰大旱不竭堰水或多浮而不深今於開塘只可疏達斟酌得水而止槩要以小為度為十分完好

矣至於制樣之方圓予見又與地師說差異予主圓地師主方今以圓為歸而已董役乎予之必欲為圓塘者水城亦有五形如五行圓塘為金體金體而生癸水以是推類制作雖由於人造輔相實合於天工須知此意切勿泛忽鑿塘築石用簷階石樣乎用一負石樣乎深為幾尺而周為幾丈并宜一一詳錄

村墟籬根有脊處存削事此一款關係尤重而所見尤異今行雖不近前諦視而其間相去亦不過如干步數予則以長砂為慮地師則以本

脈力言設令真是本脈蓋明堂內剩砂既屬不緊而其體之長其脊之露能無不合法者乎刻而平之未為不可金養直輩議論既難必過而在予敬慎之道亦宜多般完便始役之後果非浮土明是生土而漸有堅剛之意則仍而平平鋪置而使之隱隱隆隆不至突兀呈露則既不傷脈亦不礙眼此誠萬全之計功役形止亦須仔細陳聞

諭園官及地方官水原府使書

植木吉日在明日補土補蒞之役亦當明日共始

合行條件槩略錄在下方依此著意奉行

內青龍端到平地餘氣融結漸漸低扁緊緊鬱抱吉不可勝言宜植松檜助其氣勢發其精彩然於久遠峻茂之後若與紅箭門高低平等則可無障隔或過此則似妨眼界而此係屢十年長養後事不宜預先慮此初不栽植臨到其時徐講通望之道亦好大抵栽植之際十分商量使氣勢精彩益有蔚然之效

自主峯以下至內龍虎及第二龍虎前所植者幾皆著根庶有成林之望云而外此主峯以後及第三龍虎與凡在火巢內之地當次第播植而幅負甚濶大不必專意於植木兼以播種留意為可目前之立效似稽將來之茁長可知此一款不可不與植木差負及監董人等相議隨便措處

明堂內村墟有脊處見者皆云風磨雨洗無鉞鋪穿鑿之痕藤纏草蔓有本初隱隆之意近察猶尚如此遠望則尤無所關然而向來過慮錯認剝砂屬之不緊以平鋪似或為當矣伊後眾說無不以為無是慮又云分明非浮土自此前

疑夫釋此一款勿復更論為可以此決定內青龍透邇到齋室墻址稍覺低平所以有金養直輩補土之議也詳察細審則比本來地形似若五六尺許稍低蓋因舊邑築垣與人家穿鑿所致養直輩所云云雖不無所見然此處地形大體平坦故其穿鑿處無甚分明不至於礙眼且與單青龍有異又有第二青龍圍繞其外此猶不足龍珠寺後山自本身分脈作帳合御屏王几之形雄峙濶展為外青龍重重遮障此處雖不補築少無虧欠前此遍叩諸說皆以為然且

今若欲始役則勢將毀垣開土矣除非時日不可緩之事則理宜姑徐以安靜為務又無論補與削當此之時青龍邊遠議力役誠萬萬重難莫如仍舊之為可

此外小小穿鑿處量宜補土或補莎似無妨隨處小心無

敢一毫放過

第二白虎端

即前令徐直修欲為補莎開址處也

皆云本來形址

也自如此既無鑿斷之跡則不必補築矣况術家所謂虎頭之不宜內顧云者又豈非當念處耶無已則只用若干簣土彌縫而止亦好又白虎中腰內面有二把許土皮脫卸處云而

此不過潦水後脫卸異於剝落只當補莎而已
此條亦詳審為可

又白虎中腰後背有沙汰處頗高且長云細問
之則雖是局中不見之地若置而不補則恐有
漸次剝落之慮然聞其形址甚峻急而難以補
土云然則補以空石播以草種只令土皮復舊
而止似好又有一法待來夏多取麥芒而鋪之
尤好此一條亦須詳審

主山來龍初過峽處俗名葛峴之地即舊邑通
京捷路過峽脈體細嫩極貴然而細嫩之中脈
脊稍高土又帶沙易脫之故草不著根或於潦
節若加穿鑿則修補之功力必倍入今番須即
補莎而其傍略剝落處亦有之云此處則先
補土次補莎為可此一款雖非緊切之事過峽
即龍身氣脈渡濟之處術家切忌風吹水劫此
峽護砂固密風雖無慮雨汰宜念補土莎預加
防築決非徐緩之事須詳議繕築

葛峴之上古西門峴之下又有過峽通路處昨
年亦土築塞路云而築塞之樣不合觀瞻遠立
見之來說者曰以所見甚荒拙左右邊土築使

之漸次成堆而出山脊貌樣為好又其傍有土
皮脫落處亦當以莎補缺此說甚有理日前詳
問于差負則渠亦以為然猶未準信又問於近
日往來諸人則亦純同此一款關係無甚利害
而即具瞻處若有未盡善美不可不略略修治
舊鄉校基非等閒大地比 園所之奉雖若不
及亦只是一間耳然問於園官則多少穿鑿舍
基尚不填補仍同拋棄云雖不必一時費力亦
不可仍以置之此一條各別詳念期於平衍
右書下諸條舉行便否此外有所見處一一

逐條回奏此別諭一通詳載園志又以一件
書付齋舍使新入之園官亦皆常目銘念

諭前右議政金鍾秀書

辛亥

不見卿久矣不翅若渴者之思飲卿不量筋力過
守禮防以致榮衛之受損得無怍於古人之垂戒
耶竊為之慨惜須念勉抑之方薑桂以蘇胃參極
以調病速復常度毋貽慮念今日是何日年年是
日每頌 先大王天地日月之之大之明而賴有
卿等協力闡廓使大義不至湮晦今焉忠憲逝矣
伊時藜藿之勢以卿在野願忠而多助豈有關於

列聖御集卷之六十六
托名原書之與否乎騰送忠憲家賜祭文一度煩
卿修明之功卿其努力故諭

諭全羅監司鄭民始書

今日是何日年年是日每頌先大王天地日月
之之大之明賴卿等協力闡廓使大義不至湮晦
今焉忠憲逝矣回念每歲是日之團會恍如隔晨
逝者已矣安得不惓惓記存於如卿輩乎忠憲家
賜祭文一度書送卿須益勉闡明之方故諭

諭江界府使權儼書

壬子

去者欲來往者欲還有其路云爾則欲來欲還者

隣之族之族隣亦當隨以爭全矣今日即新元第
二日也是日見此狀可謂新年第一喜消息何等
竒竒幸幸嗣後守土之臣誠心招徠此月聚一村
次月聚一里今式添幾百戶新籍來式添幾千戶
加錄賦歛愈省而人口愈增野無不墾之土家無
不富之產仰事俯育樂生奠業雖驅而逐之無之
他之心然後方可曰幾年為江民費勞之本意庶
得以食其效惟此十行之別諭用替江界一府春
祝之帖語益須勉旃慥慥勿怠故諭

延安等邑御史賈往諭書

癸丑

海西一域被山帶海赤埴塗泥交錯其間民俗勤
儉盡力乎溝洫而穡事則易歎難登至於延白之
為邑一望衍野野無灌溉雨澤稍闕民不粒矣肆
予西顧一念輒眷眷於是向在夏秋之交田家惜
乾浹月兼旬時或霖霖輒問海西之同得然猶不
得於同得之時不待其穫農形已判於是乎西顧
之念日勤一日夜夜晝晝不敢晷刻遑寧民雖至
愚亦必至神其能以予心為心恃而無恐不至於
散而之他歟大抵今年諸道之穡事予眉少紓而
海西數邑無異於俗所云豐乞以予一視之心念

及爾等不啻恫若在已爾等能知之乎不先飭道
伯俾盡奠接之策次諭帥臣預頒停免之令是烏
足以救爾等之急拯爾等之溺而欲使爾等安其
心而奠其居不得不屢煩十行不嫌重複爾等亦
知之乎否或曰八路同豐百穀穰穰數邑艱食不
必過勞思慮予則曰所以尤不忍暫忘者此也村
村社鼓人皆哺飽而傍有一二人顛頷阻飢不免
於翳桑之苦則其見憐於君子者必倍蓰矣曾於
關北有所提教而古人十指之喻亦可以反三隅
也欲待本道年分狀聞擬施優恤之典矣寒節漸

近催科將始及此不諭不已後時茲遣御史洪大
協審察延安等邑尤甚處農形然後更以慰諭條
件宣布於爾等爾等須各明聽安心莫居延安尤
甚坊里當年還上限明秋分數停退可以代捧者
代捧舊還全數停捧京外各樣身貢軍役米布折
半蕩減餘皆停退均廳免稅結米以錢代捧拯劣
米無論久近亦竝蕩減延安外與延安一般處尤
甚坊里照此例而尤甚邑之次里稍實里付之編
衣量宜分等務歸便民外此調賑懷保之苟利於
爾等者及他各邑民情亦使道臣繡衣隨其緩急

登聞以俟處分咨爾父老民人須各明聽安其心
而奠其居故諭

諭冬至正使黃仁點書

計程似抵灣館跋履能無愆乎六飲薊冰亦既賢
勞北征篇中石戴古車轍者一副描畫十分逼境
卿於使乎識已融眼已慣行務益念整飭邊禁申
加修明俾彼人知前度今又之良上价是所惓惓
於卿者仍冀往哉慎旃其來利穩故諭

嶺南慰諭使賚去諭書

甲寅

予語爾爾尚明聽無譁咨爾父老士民等予之視

之如視赤子暘雨寒燠莫不關念念念寤寐欲忘
未忘予雖否德為民父母予非爾等何依爾等非
予何恃如傷若保之心自不禁油然而生樂欲共
焉苦亦如之斷斷此心可質蒼穹矧伊人矣至愚
而神今歲之歉湖亦嶺也嶺亦湖也曷嘗有彼優
此劣之別者特以風之所過有緊有歇迺說者差
殊之論所由起而予則曰否不然藉使風歇於湖
抑又旱則甚焉九月宣綸泛及八路十月頒諭專
指三南惟慰諭先施於湖之南沿爾等能不曰於
嶺人後於湖沿云爾乎哉否不然湖沿泛舟之勞

適在於是地地又災損尤甚監運之并行慰諭勢
也予豈後爾也予聞之綿田告災採不盈筐無衣
無褐將何以卒歲西疇滌場穗靡棲畝以饘以粥
孰使之充飢輸官之布杼袖空矣催門之租瓶罌
罄矣殆甚乎緣木而求魚刮毛於龜背疾痛必呼
父母望其顧我而父母之責在予一人予之念念
爾等爾等之望望予一理相須千里非遙中宵繞
榻彷徨不眠方寸之憧憧往來於嶺外者奚止於
一瞬再撫而予之否德不能使爾等被其澤是不
徒負爾等望望之心得無媿於予負予心乎上自

供獻之用下逮軍國之需而曰以既蠲既免是足以表此心不思所以施於湖者施之於嶺則其可曰盡父母之責乎予又聞之清河南海熊川慶山慈仁玄風尤甚之尤甚次河陽次仁同次鎮海次固城次漆原次咸安次昌寧次靈山次昌原次金海次巨濟次泗川次密陽次東萊次大丘次漆谷次延日又尤甚諸邑之淺深槩略也以承政院右副承旨李益運為嶺南尤甚二十三郡慰諭使往宣十行心腹之諭朔膳物膳三名日方物御藥之需如羅蓼月令土產及青大竹之類限明年麥秋

并行停免外此各項出於民而納於官之停免諸條開列于下所屬鎮堡驛牧準此咨爾父老士民等以予心為爾等之心莫乃居安予心往在十數年前另下一諭以慰桑戶樵樞之貧士暨賑民厥後如壬子之荒蓋或闕焉誠以言語或近於浮文也然心之所宣言為易感今又有此申申嶺是賢士大夫之鄉而先民遺俗猶有至今存者須各勸戒鄉黨闡發德意使愚賤瞭如指掌耕甯樂而飽腹一方之和氣充溢人人自得於江湖嶠嶺之間則降監之天貽以來牟之慶年年歲歲年年

盈車滿篝千斯萬斯為嶺外父老士民以是祝之故諭

諭湖西士夫民庶書

唯天眷顧我民嘉禾既登於昨秋大麥又熟於今夏野有蓋藏村稀竊發為近歲之樂歲敢曰人功寔荷天庥予則否德膏澤莫施于黎庶聰明不達于節屋雲漢警予愆旬跨朔予又翬翬未能對越修省大風動之以威夜以繼晝居然成大侵之勢實由否德何辜于民伊尹臣也一夫之不獲猶且恥之予忝君位使百姓轉而之溝壑而曰非我也

歲也是何異於推而內諸而不以手援之三南朝廷之府庫也恒歲之稅之歛之航之輪之以充我軍國之費者巧曆不能數而今之饑饉偏酷於茲土數千里濱海幾乎無青強而區別則湖西亞於湖南肩於嶺南而其實將無同失於穀則得於綿而穀綿俱無所資害於原者利於隰而原隰一不可恃將於何掩體而餬口也唉哉編氓耕富人田胼胝手足中分其半藉令芄芄旆旆如意刈穫輸于公納于官以其贏餘尚艱乎仰事俯育况百不取十十不取一終年勤動都歸烏有至於故家大

列聖御集卷之六十六
二十
族之只抱經籍不執耒耜者養送之需晨夕之具
專靠於若干畝庄土而環堵蕭然甌石虛拋問起
居而甘旨靡繼語丁寧而寒凜莫救面面起想宛
在阿堵前月蠲免之政摸索而已何望拳籌之億
中如斯足以奠活廟議也予未為然如彼可以濟
揀道啓也亦莫之信不見如見千里而階前唯有
替遣近侍慰諭爾等爾等赤子也赤子繞慈母之
膝不欲斯須離側為其哺乳也今日爾等之望哺
奚翅赤子之戀乳則於其往而伴其行何贈以悅
之何求以副之經用之繁不暇顧供獻之重不暇

念華城城役為 仙寢拱護也尚亦停役湖西士
大夫之冀北也林下讀書通古達今竊庶幾知予
苦心血誠予何多誥惟天眷顧我民不以予否德
而轉災為祥降之以甘雨和風錫之以兩歧九穗
含哺之喜跂足而待又况太歲乙卯天庥申命偕
我元元同慶同樂者乎茲將由中之言慰諭爾等
其人近侍其事寬免爾等聽悉又於其還也咸附
所欲言者稱予不見如見千里階前之思故諭

諭平安道義州府六島漂溺民人等書 丙辰
今年雨暘最稱適可雖在沮洳汗下之地未嘗有

列聖御集卷之六十六
二十九
昏墊沉沒之患室家安堵禾黍盈塍每按諸道之
啓實有降康之喜不料獨於關西以水災告向來
安博之沿江漂戶為之驚心而幸無人物之胥溺
今者灣府之千餘戶漂失數百人滄沒是何事也
灣府即予邊塞重鎮也予之視之非他地比而許
多民命偏罹此害生者蕩析離居死者掛胃洪濤
使一島之民舉入於懷襄之中一看驚愕再看慘
惻却令當食停箸嘻其生者結構屋子俵給粟米
尚可以如舊莫接唉彼死者身飄飄而不葬魂渺
渺而靡托欲施惠典將於何處况乎家累水濱號

呼之狀如在目中思之及此不覺潛焉漂戶恤典
雖有應式此地此民豈用常規義州府漂溺民人
生者無論大中小殘獨戶新舊餉還分等蠲停死
者又無論大中小殘獨戶新舊餉還并行蕩減當
年新納田稅大同亦依右例身役布錢生死勿徵
生者雖一夫一婦未寒前伐木索綯俾即庇接死
者別設一壇於江邊侑以酒食使各提挈朋儔其
來醉飽掃却陰沴導以祥和庸示朝家恤民無間
死生之意乃以通訓大夫奎章閣直閣李始源為
御史賚去諭書而對衆洞諭咨爾民人等咸須聽

悉故諭

關東伯進諸儒農書回諭 己未

關東地方編小而進言之多甲於諸道民俗之淳厚可喜可喜見洪川幼學李光漢農書近來以農政應旨者頗多可觀而其悉心對颺極意攷據未有如此之勤者明農之方其條二十有二作農之法其目二十有八起之以駢儷中之以記載系之以比興其言則經綸其文則菽粟於此可以知故家遺範之猶有存者予甚多之朱子每言舉天下說生薑之辣待我喫得方信真箇辣若非身親經

歷於田疇之間何以道得此也况其蒙養以至治平之說即諸人所未說者而小學之道便是農書導率之化便是農政人主之心便是元氣云云雖置之古名臣奏狀亦可謂無愧惜乎年前關東之賓興也路司剡牘何未聞若人名字即令廟堂逐條稟覆仍令掌銓者知悉俾此等人無作朱子所謂閉門粥飯僧可也又見高城幼學權炫農書所陳諸條可知其樸實無隱其中許多說弊中海弊一事朝家前後飭禁果何如則處分後封進時作弊云云之說又登於應旨之冊所謂處分云者雖

似指年前事而無論年前與今番此邑與彼邑凡封進時營屬犯科拔例嚴飭道伯期於查治闢土地三字又是急先務地有可畊民無可食豈理也哉從便顧助俾有日墾之效又見歛谷幼學趙之榮鄭致一表憲正農書述矣海濱邑亦十室而有此三人之進言言之用否且置之其誠可嘉有足以風三百郡縣幾萬人也又見高城幼學盧再煌農書六件農說莫曰夫夫也皆言言之者即創自己意此不可以歇看處年前三日浦起畊有所謂金洛者嚴處之舉今此陳廢不墾之說出於該地

方無或因三日浦為戒而空棄不可棄之土而然乎西湖雖禁為田雲夢豈斬作又與他條看詳知委於該道以為興利利農之資故諭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六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七

正宗大王

文

同副承旨鄭履煥疏批

丙申

省疏具悉上款事嗚呼爾何言此予何聞此此豈今日君臣上下所可忍提者耶嗚呼曾於辛卯二月初七日先大王泣謂予小子曰他日汝之廷臣若有以此二字事陳于汝者不但不忠於予亦非汝純臣也予所以處韓鎬沈儀之者即二字事也非為洪鳳漢也厨房之物先到於勿待命命下

正宗

之前則外間之不知者或以為鳳漢贊予其言亦無足恠而當初事實則不然矣握手諄諄命予識之予時涕泣受命書之于簡藏在至今此予所謂非今日君臣上下所可忍提者也今爾言槩由於未詳事實則謂之忠憤可也事係莫重言涉曲諱爾何不十分詳審使予忍說此不忍說也昨見爾章終夜不寐舊哀新慟交切于中此何人哉此何人哉言既不審罪固難逭而爾以踈逖之蹤只憑道路之傳此政先大王所教無足恠者予不深責爾其諒之人參事方令查實更有所處分矣至

於如是如是之說頃年予在春宮時私覲奉朝賀奉朝賀曰邸下他日若不追崇垂恩墓安知無如戊申之徒藉此而有推戴之舉似當如是矣如是之時何以處之乎云伊後予侍大妃殿語及追崇義理果以此言仰達矣大抵原其心則雖出於慮患論其言則實歸於妄發聞之者之聲罪宜也言之者之自明亦宜也嗚呼予以孤露餘生所以為命者即慈殿慈宮也縱使奉朝賀罪干罔赦奉朝賀即慈宮之親也予即慈宮之子也此而容易斷法親屬八議餘何更論爾所引薄

昭譬於金龜柱地處則可譬於奉朝賀地處則未
可爾其思之此非予辭令之時強此呼寫者欲使
爾輩洞知其顛末也方帶惟允毋辭察職

前承旨金若行請追奪尹宣舉父子李光佐

爵削癸卯榜疏批

三人事即 先朝已定之義理更何持難亟施追
奪之典癸卯科榜人皆登庸於 先朝而 先朝
絲綸奉若金石今爾所陳太無憚矣下款事已屬
先天况 肅祖丙申處分昭揭日星乎噫近者公
車日積風色不好如爾輩復事踈踈良可駭歎今

此賜答出於不廢言之義爾其知之

工曹參判鄭履煥告歸疏批

一箇私字非大聖人擺脫他不得而予所自勵自
勉者竊庶幾克祛得此一字期臻淨盡之境而卿
則曰以有欠卿或不諒予心耶在予無勉之道方
此反省而內省不疚獨非聖人之言耶卿之此去
固知出於言不用則去之之義予意如此卿何邁
邁

大司諫洪億論賊臣鄭厚謙疏批

省疏具悉三司前後劄啓之聲罪厚謙也未見其

發真贓而成斷案者予嘗所慨歎爾疏中明其為賊云云政合予今日做治之本意者輝復出之說囚人南間之言以厚謙放恣無忌發此口氣固非異事至於嗾出妖雲闖呈凶疏每一念及尚為之凜然而心寒噫嘻伊時渠輩暗做許多浮言入而煽動于內出而譟張于外皆予飲聞於渠輩之間者以渠輩證渠輩雖欲發明得乎堂劄所列剖析圖危之計覷破至姦之謀公議大可見予何必疊諭

持平金鍾厚辭職疏批

答曰省疏具悉爾懇居諸不淹忍過成事俯仰攀號曷有其極爾之學問之精行義之高予聞之熟矣近置爾弟於近密而日望爾幡然造朝辭巽大失所料悵缺其可勝言顧予新服意切訪落林下遺逸宜先積誠招徠以助予一初况爾所叨扶世教掌風憲之任也苟欲有為權輿於是爾以世祿之臣豈或邁邁曾不予顧且今涼意已生政好登道須即戒駕以副日夕延企之望

大司諫金鍾秀救鄭履煥疏批

省疏具悉凡今執清議者孰不攻奉朝賀乎爾攻

之鄭履煥亦攻之其攻之則一而豈有若履煥之
私昵於金龜柱者乎昨日綸音予豈無積商量而
然也爾試思之履煥豈如爾輩與龜柱無相干涉
乎於此予亦有勉爾者從今以後毋動於乖激之
論乃心王室

嶺南儒生蔡命五等請先正宋浚吉從享疏

批

省疏具悉兩先正道學非欲軒輊文正公之廟庭
追配予意不在於已例之有無特欲闡揚我 孝
廟之於先正曠古之際遇也君臣之間密勿昭融

予則曰兩先正煞有間焉上下際會有非外廷所
可窺測者况如爾等後生踈逖之蹤乎爾等之請
不已汰哉退修學業

纂輯廳進明義錄劄批

附進續錄劄
批○丁酉

答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嗚呼寡人之有今日荷
先大王天地之恩也名雖祖孫實則父子之教每
一思惟有淚被面我先王止慈之情卿等之所
共知也而我 先王以聖神之姿享倦勤之齡彼
一種不逞之徒敢欲滓穢於太清始以患得失之
心終至讎視貳君危逼儲位寡人之不能仰奏

先王者恐妨靜攝也 先王之未及俯燭姦情者
常在靜攝也凶徒之交煽於內外者亦以乘間於
靜攝也眇予寡人坐受其困之狀已詳於內下日
記更不忍泚筆而宮省事祕威畹勢大大臣不得
知公卿不得知士庶人亦不得知當其時也惟一
介臣洪國榮入而飲泣出而沫血誓不與此賊共
生保護予躬逆折姦萌惟臣鄭民始焦心竭誠矢
死靡他惟臣徐命善尺疏叫閭轉危為安此皆樹
百世之綱常明天下之義理可以俟聖人而不惑
者也卿等思欲明亂逆之原請以書闡之尊君父

討亂賊之道可謂備矣嗚呼大獄纒鋤人心靡定
巨室就戮國勢罔涯在莒之義解網之仁宜乎兩
行而不悖卿等亦毋以巨魁之已誅而弛心斯編
之已成而忽慮噫雨露霜雪固係人君之造化隄
防義理豈非臣子之常分益堅乃心永綏我邦家
深有望於卿等

劄語中前逆既鋤而後出愈懣原書纒上而續
編復成云者尤可見卿等沫血飲泣之意也嗚
呼尚忍言哉以予寡昧固難望於歸極會極而
龍蛇為赤子亦將有賴於是書卿等所進續明

義錄即令刊印以壽其傳

右議政徐命善拜相三疏批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予之敦勉于卿者三而卿之陳懇于予者又三矣可謂言之竭而意之罄何庸多誥予聞君臣之間貴相知心予於卿初疏而批之再疏而又批之然猶未嘗一委近臣敦迫于卿者予知卿心之難進祇欲積以誠意回卿牢執之志也今也卿之疏已三上而黃扉之美規既修矣於是乎予可以遣予近臣與卿偕來矣招卿以不迫知卿心也任卿以固辭亦知卿心也方今國事

之板蕩而財成輔相之責深有望於卿等卿須體小子慇懃之意勿復控辭即起視事與領左揆共參來日內朝

慈宮翟衣定制尚方啓批

戊戌

惠慶宮所御翟衣服色援古參今義起初定政合於禮意紫有貳尊之嫌黑無異制之意若紅若藍各有用處有非可引之例子意則惟是深青一色最近之蓋深青之色本是東朝之服而自有服紫近規閣而不用今以深青色為定則是取其青黑之義也與東朝翟衣紫色之取紅黑昭然相合詢

于大臣大臣議亦然 惠慶宮翟衣以深青色為定

正言宋銓請禁讌飲疏批

吏民讌飲事三載過密之餘谷飲巷讌何責乎豉而及之義而糜財惰業弊又不些漢法雖寬大三人以上無故飲酒者罰金故以賜酺為惠澤令得羣飲史必書之蓋欲使民務本尚儉也矧今旱澇連歲民無恒產尤宜節而不至於流也然如爾言命法司設禁防之則姦吏倖此機會并與民間土缶釀酒而禁之必至騷擾而後已得無反貽民害

乎予以為禁其太濫可也疏中既言各司吏胥之亦然見此疏批司各有長似皆操切不近於雜亂苟如是民亦豈不觀感乎

備邊司統禦營移設收議批

觀此收議獻可獻否各有意見從當爛商務歸完便而其中領相獻議以吁咈之意陳根據之見予甚嘉之然不無一二未曉者議中以為江都與南漢左右犄角相為保障此誠的確之論而下段論江華不可兼水軍處曰以若遇東北陸賊江都可歸也若遇西南水賊江都不可歸也雖兼水軍將

馬用哉云云若陸賊而可歸也則躡我之賊必至
津後賊其將曰我是陸軍彼已入海何必渡水薄
城為哉仍又旋師而去乎苟不然也賊必具械整
船登岸而後已當是時也侃侃然徒手而坐茫無
籌策反責捍禦之力於背後之喬桐其可乎若水
賊而不可歸也則西南水路之咽喉果是喬桐而
賊之所爭我之所守只在於喬桐則已否則必沿
流而下從燕尾亭或入於江都或達于京城到此
喬桐之防守固不可忽而三路合流之地即燕尾
亭也苟欲防守舍此奚歸且可歸可守云者非直

百官萬民扈駕而往然後乃可謂歸謂守也預講
捍賊之策使賊不得進向京城者是所謂歸也守
也胡為乎喬桐獨可守而江華獨不可守耶地利
互有利害兵機不無長短而予則曰江都一區無
論東北西南之賊其可為歸為守較然無疑矣議
中又以江都為可守之地喬桐為可戰之地者亦
似的確之論而考其形便有反於是者江都則欲
守而無可守之卒喬桐則欲戰而無可戰之勢傳
城之賊以無軍之空堞守之可乎蔽海之寇以淺
灘之膠舟戰之可乎議中我國水使彼人之輒稱

將軍云者或指漁採之徒慰藉之說歟苟使漆齒
薙髮之類挺戈奮劍直前蹈躡則未知此時視水
使果如何也摧枯拉朽恐未足以為喻議中以諸
道水軍之元無文宰管領之規為言而在古本府
尚多有武臣居留之例值今制置更張之時間差
武將修舉戎政無使耕織失宜可也此亦已有所
量度而方擬收議歸一後復欲詢問而大臣之言
果先獲矣此皆屬於漫話目今江華第一弊端即
無船也無卒也設如大臣之言雖欲不守江華直
欲航海而避城外四面無一舟楫則雖使喬桐有

金湯之固備戰守之具何從而達乎彼哉又以保
障形便反復於領相可乎江都南漢俱是保障也
江都則統三道舟師置統禦之閩南漢則領二輔
陸軍開守禦之府亦豈非大經大法乎適此意到
更又申及惟在深入思量爛漫同歸也議中使識
務知邊之臣周察兩地待其歸奏後處分云云此
則甚好即欲差遣武將制置形止設施財力俾皆
一一審察以來也

備邊司守摠合營收議批

予聞天下事更張因循均有弊焉更張視因循為

弊愈甚因循之弊歸於潛銷暗鑠必底委靡此則難知而害遲也更張之弊歸於噂沓紛紜竟致騷擾此則易見而害急也是以古先哲王審於損益之際求其因革之宜是豈無意於有為而然也月前朝參日爰降四目之教而詰戎裕財之目居其二言而不踐奚異不言况茲一初之會意我臣隣思欲勵精贊襄以副予求治之志故欲矯兵食之弊無出於守摠二營之為易改而不難行也然而因循易更張難厥惟久矣顧予新服治效未能孚感而事係更張輕易論說或涉於太速已料其不

可更張及見諸議或曰當存一營或曰并革兩營或曰合營而出鎮或曰兩營而出鎮或曰當屬京局或曰當屬畿伯或曰并存而汰冗或曰一革而增置意各不一言人人殊真所謂道傍之舍難乎其成大抵謀雖貴廣斷則在上而不思百鍊之策未獲萬全之計但以一入之意斷以行之曰以茲事可行云爾則似近於能斷而諸凡節目之詳措置之具豈皆十分無差乎與其然矣曷若姑且寘之之為愈乎

大司諫柳義養論政院之徑頒傳教禮曹之

誤進儀注劄批

承宣事傳教之受書出頒承宣豈無所量而然歟
予垂涕命書而承宣爭執之予教曰今予此教欲
以仰慰 慈心也退雖覆難初豈斷腕以泯予仰
慰之本意乎承宣亦予臣子聞予是教烏可不先
頌後爭乎禮堂事爾言何乃妄率糊塗之甚也予
雖未閑禮學至於尊統報本之義亦有平日涇渭
于中者今爾別嫌明微之說甚為隱暎其將惹出
邪議眩惑羣聽乎按五禮儀有殿下為外祖父母
舉哀及服制之文無府院君三字蓋制禮之始實

有深意存焉况求之禮制服無降等之禮今者之
舉只按為外祖之服制也非用府院君之儀文也
以外孫君王而遭外祖喪則所援之禮不於清風
府院君之例而當用何許已例乎爾則特以惜鳥
卵之意姑不之罪爾其知之

弘文館呵導之制博考啓批 己亥

呵導之制初於唐而備於宋代各有定制前史多
明載者是以我朝亦嘗取倣引用而尚無一定之
制比來國綱寢壞古規漸廢肅肅禁闈之內越法
呵引雜還日甚抑足以觀紀綱之一端頃因諫臣

釐革之請使爾等諦究前代之制參訂我朝之法而屢命博考輒曰無可徵何乃太踈忽至此觀此考出之文所引已不襯似而從又以為此武臣呵引之制而無闕內外分別之論云此即宋四品以下文班遷外武官陞職者及秩高內臣之奉使者無鹵簿儀衛官闕外呵從之制也豈可但謂以武臣之呵引也或於本文第一行有詳定武臣出節云云之說故蒙上驟看有此失對歟且唐宋之法文武羣官自王公以下有鹵簿儀衛焉有呵導贊引焉所謂鹵簿儀衛者用之於闕外行途也唐則

王公清道六人文武一品四人四品以上二人宋則王公清道六人文武一品四人三品以上二人是也所謂呵導贊引者用之於闕內行途也唐之制多淆雜而難曉宋之制有曰闕內省內某官雙引傳呼某官一引云者是也以此推之三品以上之雖有鹵簿儀衛者若非應用雙引及一引之職則於闕內不得用呵導贊引爾等之誤以無鹵簿無贊引之秩卑文武奉使內侍等闕外呵從之制疑其用於闕內者亦豈非不審且大者乎到今予不得不以曾見於前史者略言之宋制中書門下

御史中丞并緋衣雙引仍傳呼翰林學士一吏前導而惟謝恩日雙引又曰使相僕射兩省五品以上一吏前引又曰東宮三少尚書丞郎入朝以緋衣吏前導并呵止二品以上用朝堂驅使官宰相親王仍令紫衣二吏引馬此皆闕內呵導資引之制而宰相親王異於他公卿故闕內呵資仍用於闕外而引馬也若不入於是者雖有鹵簿儀衛之高官亦不得呵贊于闕內從可知耳今又欲就宋朝官名而參考我朝官制則宋曰中書門下我朝之政府也御史中丞我朝之都憲也翰林學士我

朝之文任也使相即親王京尹樞密使留守節度使兼中書令兼侍中兼中書門下平章事也比之我朝則親王如大君王子也京尹如京兆尹也樞密使如國初領判中樞之任也留守如兩都留守但品級之高下與宋有異也節度使如兵水使而我朝大臣無兼管之制古之守禦上使或近之兼中書令兼侍中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等職我朝皆無可比者惟原任大臣或似之歟左右僕射宋亦數更其名或為左右丞相或為左右丞比之我朝則為丞相時左右相或如之為丞時左右贊成

或如之兩省五品以上即中書省舍人起居等職
門下省司諫正言等職也比之我朝則政府舍檢
以上及諫院之職注書之官或如之東宮三少我
朝之賓客如之尚書丞郎我朝之承旨如之且二
品以上即開府儀同三司三師三少樞密院知事
同知事簽書事參知政事太尉上柱國柱國六部
尚書左右金吾衛及左右衛上將軍殿前都指揮
使八州牧開國郡王公太學士等職也比之我朝
則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柱國開國郡王公如勳
戚之府院君及君也三師三少太尉熙豐以前宋

亦虛銜又在我朝無如此制或是帶西樞及敦寧
之大臣府院君似之歟六部尚書宋皆大臣兼之
而我朝則六曹判書似之左右金吾衛及左右衛
上將軍初以宗室領之或以武臣為之統領環衛
之軍而實無所屬之兵只有散銜如我朝之總管
馬殿前都指揮使如我朝之軍門大將馬八州牧
與我朝之八道監司似之或有古虛今實之殊焉
樞密院知事同知事簽書事與我朝中樞府知事
同知事僉知事近之或有職務緊漫之別焉參知
政事下宰相一等則我朝貳相或相似歟太學士

高學士一階則我朝大提學或近之歟然而宋多
大臣兼焉我朝則大臣之兼大提學者罕有之大
抵以宋較今幾皆恰似別無疑難之端準此量定
其合行制度以為指一釐正之地張傘一款自當
視此差等

兩司論洪國榮合啓批

庚子

前後筵教與啓批罄悉無餘噫予之斷斷者復豈
有他誠欲參前倚衡無過不及也目今沸騰之論
不可遏也疇昔獎詡之勞不忍忘也以是許還田
里俾得自靖則法可施而恩可伸然猶爾等爭執

不已與趾賊能逆等誅討之啓同列其名予一見
髮豎再見心寒不知所以為心予果早能誠誥把
持勿罹于公議則此啓奚為而發也日前重臣筵
奏歷日思之予實愧服之不暇爾等諒之諒之速
停此啓以安予心

正言沈樂洙討逆疏批

省疏具悉爾以今之世謂不可謂治亦不可謂亂
予乃反爾意又以為今之世不可謂治亦不可謂
亂予雖欲鎮服調停期致于治而奈爾等之軋揚
抉摘必致于亂何哉爾又以治病取喻而予則曰

頤門下針宜試壯年之病不當用於老人氣力藥
非對證適足為病者促死之端醫國亦奚异是繼
自今爾等愛國如愛身也

左議政李澱乞免劄批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卿試思之目今朝廷規模立
乎否乎不幸邇歲海屋之更不知其幾許遭矣世
道從以波蕩人心從以撓攘必亂之形將危之兆
其端不一而足若欲為今之時變今之俗必須大
用力大著工使舉措得宜然後或可為一分維持
顧其責惟在匡弼之列古人以大臣進退論君德

成就然卿之處義太欠稱停予所區區過慮竊以
為不免顛倒之歸也容待勿藥出以視事

政院論洪柱翼啓批

俄者三思之教出於更欲深思之意也彼柱翼跡
固罔赦律或可貸蓋以有弼變黨與之跡無述範
主謀之職前既貸律於弼變今反用辟於柱翼則
是不特乖予一副當規模後有尚論之士論今日
刑章謂何如哉今則思之又思思已爛矣雖謂之
千思百思可也三猶惑焉况至千至百者乎更無
可思之端卿等勿復覆難劃即頒布卿等處在喉

舌命令惟阻搪為事得不關而不通乎藉令真有可爭之端頌之朝紙使中外咸知然後可否之間自有大同之論毋敢更事瀆擾也

領議政徐命善袖劄批

辛丑

省劄具悉卿懇事係不忍言言係不忍聞而卿則不忍言而言予則不忍聞而聞嗚呼卿何忍說之於予予何忍答之於卿也顧卿今日之劄即予昔日之疏予亦何辭拒之卿元輔也從又有勲勞於王家所謂同休共戚國存與存國亡與亡非卿之地也歟卿然後有是劄卿之故有是批祇增予慟

賈崩迫也原劄藏之金匱庸竢可以布宣之時也

奎章閣提學俞彥鎬請移摛文院劄批

省劄具悉事不可不先立其大本閣之設已有年以館舍無定所諸凡規度咸歸末務予惟方便之方未得其衷閱卿劄本之來上者既以職太親地太邃為懼繼以費絰用營新基為慮攷衛府遷府之制證王署移署之請予於是竊有感焉 孝廟以前衛府住接明是舊府舊府之為 聖祖所御之所又可以仰認如卿之言則此闕彼闕之府皆是 兩聖所御之所尤豈不竒且異也哉劄中所

請依施伊今以後閣與府處所當處之處可謂一舉而兩得予賴卿稽古之力多且大矣

奎章閣提學金鍾秀所進故事批三首

文皇此事寡人甚善之夫有不善諫而即止固難况不諫而畏其嗔不沮而能自止者乎斯其所以來諫而致治也故先儒亦曰魏徵之言非徵能言即太宗使之言也然則今日之無魏徵豈非寡人之過歟噫寡人豈獨無所畏也將有為也將有行也而上畏天理之或悖下畏民心之不允於是焉不為不行者蓋嘗有之然如使寡人指廷臣某也

曰此吾魏徵而畏其嗔云爾則寡人誠無以對也故寡人雖有過舉而韓休之疏且不至矣言路之閉日而益甚國其能為國乎噫人非不求而人不至言非惡聞而言不聞實莫曉其故也寡人非能英睿也高明也而偏私之累烏能免乎百千病敗固莫不由於偏之未矯私之未剋而若夫自恃而至於自聖獨運而至於輕羣下則予何敢予何敢堯舜之聖焉而好察邇言必詢芻蕘者誠以一己之明不足以盡天下之理一人之智不足以周天下之務也此理甚明其敢以小自大謂人莫已若

乎反求吾心實亦無是第念予寡人言必欲明析而少所含蓄事必欲詳覈而欠於寬暇寡人之意則蓋在於敷吾心盡物情以來異同之論以求是非之當而駁駁近於自恃獨運之失至使人懾怯退縮者其或坐是歟是亦予寡人性偏當矯處而言而不聽則固寡人之過謂寡人不聽而初不肯言則何羣下不信寡人之甚也雖然文皇尚能使言而寡人不能是亦寡人之過也果能實心潛孚如卿之言何患羣下之不信而嘉言之不進乎今之所以不信而不言者良由聞過之心未實而上

下之意不孚耳此四字實為對證之良劑思欲加勉也

呂公著此言固善矣而其所以論誠於中形於外猶未若程子螳螂捕蟬之說之精且切也脉雖在腕而筋連乎身色雖在面而氣通乎心則身病而脉先病心醉者色先醉固也若琴者之觀蟬也由蟬而感於心由心而發於指由指而登於絲由絲而形於聲蟬也心也指也絲也聲也凡幾傳矣然而善聽者如見其肺肝觀乎此則誠之不可揜尤躍如矣故予寡人深喜此說自在春邸多與賓僚

揚扇蓋有絲毫之偽則至微而必顯至隱而必見
奚但閒居為不善然後始為十目視哉此箇道理
非不知得只患察理未精用工不篤以致放過於
酬接之際未能純一於表裏之間者蓋多有之雖
旋覺其非而悔亦無及矣今以言之不信令之不
從恩不感而罪不服謂由此病者尤見卿學識有
本而忠愛過人也

蘇子此言固善矣卿之引此以為今日之藥石亦
可謂得矣若予本意則非欲略於大而只詳於小
踈於實而徒密於文也誠以今日之弊無大無小

舉歸委廢於文於實均屬蔑如固知拔本塞源之
道宜乎先其大而憊其實若論隨事著力之方亦
豈忽於小而略於文哉由小而可進於大因文而
可達於實此寡人所以不避察小文飾之嫌而只
欲從面前事做將去者然而事多違心治不徯志
躬行未有所推俗習猶夫前日則大且實者即無
論細微之能察儀文之能飾亦不可謂云爾耳矣
然則卿言亦不免得其半而失其半矣噫設閣豈
徒為觀美也哉凡所謂規模制度蓋將自閣始也
寡人固屢發此意而卿亦復進斯言其敢不受而

為勉抑又閣中亦自有大者實者而今姑未舉也
惟其舉之之方予寡人之所當勉而亦卿與諸閣
僚之所不可不勉盍相與先懋乎此而推以及於
百千萬事以光予德而補予治也寡人於是望於
卿者尤不勝其切切也

閣臣沈念祖等辭諭書代撰啓批

言之感人也易山東父老扶杖聽詔陝西將卒投
戈歸命咸欲須臾無死思見太平萬世俄下傳教
草草不成篇但道題意而已以是頒示安望中外
之知感更須措辭敷說推廣予言外之意然後可
足聽聞矣傳教代草尚諉承宣之事諭書代撰自
是內閣之任况且直學以下皆帶知製教無庸辭
為斯速撰進

右議政李徽之論重臣蔡濟恭劄批

壬寅

前批不言筵奏之可否出於敬禮之意而卿劄又
到到今烏可不道予未及道之蘊也予於卿之朝
參日筵奏竊有慨歎于中者大僚舉措所以維繫
民心紀綱政事為具僚之所瞻仰一或失當世道
無窮之憂容有極哉重臣事昨秋業有悉諭丹書
已屬烏有白簡都歸虛無昭晰與否不須更煩大

抵言從位殊罪隨事異言官以官箴箴人也朝廷
固許以風聞大官驅人於人鬼關頭而驟聞道路
之傳質言筵席古有是否予誠陸陸曾莫之聞也
重臣之茹痛猶屬自己一身在四方聽聞果無駭
惑之歎乎再劄云云卿意尤覺莫曉重為卿惜之
卿須安心勿辭

右議政李福源乞免疏批

省疏具悉卿懇予寡人叨承丕基七年于茲宵旰
是惕而國事之艱虞多端調劑是務而朝象之泮
渙日甚惟其左右協贊責在輔相而顧今鼎席不

備首揆獨賢每念時憂茫然若涉川之無涯此時
爰立予曰時哉夙知卿恬雅清謹可以坐鎮流俗
而昔日銅龍之席見卿文學經術為朝廷所推詡
古人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正為卿著題語耳况
先卿之受知先朝果何如每以不究用屢勤嗟
惜之教今茲放卜于卿諒非偶然追先卿之志事
展平日之蘊抱左右協贊豈非卿之責乎卿其安
心勿為過讓速出論道

禮曹因安川君燧疏收議啓批

宗臣疏語決知其無稽然予於禮書素茂識解王

朝典章尤難於研究微意不得已有遍議之命大抵禮之云乎與其涉於汰裁之嫌曷若寧儉之為愈此義較然如執左契 宮園儀一書即小子泣血撰次者也惟其斟酌損益之際煞費許多商量原書中宏綱細目非敢曰盡合天理第念天理人情不甚相遠以是竊自附於緣情制禮之義妄加勘定書既成予又看閱屢回自謂于心曰此書毫釐加減不得云爾誠不料宗臣之有此言也觀此獻議大體與予意別無異同豈非所謂無容更議者耶

三司論前判書金鍾秀合啓批

人心世道雖曰無一可恃希旨樂禍之俗猶不料若是其日痼也以重臣地處以重臣眷注被此負國護賊之名降重臣數級人合置何許白穽先以啓辭中所論列者言之曰心跡不同名實各異此則不過是搆捏之言重臣亦必不以為引曰附麗凶賊云云爾等雖欲急於陷人胡不念為建德報仇之嫌乎曰回憲宿處云云爾等尚敢挾摘近日傳教中句語妄擬於此重臣乎設令指在重臣爾等不宜臆逆而迎合之况本意之千萬不近似者

乎重臣之奉老将護其可曰玩侮重臣之信心直
行何以謂譏謗爾等以不參最囚之鞫事又作重
臣之斷案而此尤有不成說者重臣之於李最中
親屬切近揚揚以判堂按其獄訊其囚是豈人情
之所可出也及其事勢之不可不共討處以其乞
養之蹤兼程入城挺身赴坐所窮詰者澤白也所
鉤詰者最翊也殫心效力之跡不可與在朝之爾
等比而方之爾等思之寧無知愧乎至於筵席之
托稱傳說謂澤疏以名疏者此亦因上教而答對
也大抵白書未上澤供不出之前人之只就逆澤

初疏而驟看者孰不曰道人所難道云云乎以是
予對重臣言其外面大體其言即予言也豈重臣
之言乎又於重臣疏中安知不三字歸諸周遮之
科爾等口氣無幾於莫須有耶噫世道壞亂人心
陷溺以今之時為今之計政宜會心聚精皆交相
愛護一日二日持此不懈則月計雖不足歲計必
有餘庶免杭隍之形幾致雍和之象予於日前賓
筵言之諄復而未幾又有此惹鬧之舉到今思之
不如不言之為愈爾等若不即停此啓是亂我治
教也

右議政金燧拜相後疏批三首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予念卿二十年立朝敦歷清
要擢至台鉉而易嘗藉手人攀援之力哉予於卿
自以為有殊知者存蓋以卿操履足以矜式具僚
聞望足以信服一世外和而內確似踈而實密古
人所謂無私黨而有雅量殆於卿見之茲故簡自
予心周試多方而及乎向來辭銓一事益知卿顏
波屹立之守况聞城西古宅不掩風雨綽然若寒
士樣予人之過卿門者莫不歎服予於是決意放
卜自中權而進右揆此豈予私於卿者雖使今日

之朝廷治已成而制已定尚且賴卿之注措須卿
而彌綸矧今大義湮晦人心陷溺國事益就板蕩
世道無期寧靖挽回之功鎮安之責深有望於卿
卿試思之此豈輔相備例辭巽雍容暇豫之日乎
茲予不憚煩複罄悉心腹須體予至意速即出膺
弘濟時艱

輔相重任也不必備惟其人豈以鼎席之告缺晉
卿而備任取諸卿者有之非予私于卿予惟國事
机隍渺無崖畔中夜以興昧昧我思不煩夢卜獲
卿爰立弛綱頽維卿可振之澆風訛俗卿可正之

人臣出處視時緩遽予不敢知今之時世道已返
醇歟人志已底定歟亂萌已杜折歟稼穡不卒瘁
而黔黎不困瘁歟譬如人病在膏肓元氣痿繇外
邪交攻此豈醫國良手越視却步之日乎以卿忠
悃念到于茲想必駕屨之不俟予不多誥卿須深
諒

予謂卿信心直行掉脫於時俗之外徒襲三疏之
故常不體再誥之諄複予固誠淺卿亦不免夫俗
耳三揖而進縱載禮經再斯可矣獨非聖訓噫自
卿枚卜薦紳望其儀式庶民冀其拯救卿何過自
抑遜恐恐然若不勝任也今之時卿以為何如也
對危棋而坐漏船未足喻其難虞政宜庶績凝神
期回休運卿之一日二日以辭為事予則曰非其
時云爾

右議政金燧引疾乞免劄批

癸卯

卿之劄又何為而再到也病固无妄情之云者予
誠反復思惟終莫曉也卿之作相也與頌咸曰賢
哉半載中書有嘉謨而無疵政朝野想望倚而為
重豈可容易下得一箇情字予讀卿劄至圖理雖
勤治效益遠屢發中朝之嘆是固輔相者之罪之

句自不覺頽發駢也顧予初心豈無求治之誠而規模不立教化未敷一日二日便是依舊樣子世道日益睽離國事日益泮渙譬如元氣萎弱外邪交侵反躬而省即由予一人於輔相何有噫卿之疾憂在一身子予之病憂在一國輕重小大不待智者而知之庶幾左右輔弼之臣殫心戮力參朮以補益之鍼熘以䟽理之反此醫身之方做彼醫國之功而一味退步無意著手此豈所望於平日噫責以巽避畀以康濟由前由後予數腹心而卿乃歸之於禮貌之假借辭令之過中耶予於待人之

際禮貌則最戒虛偽辭令則輒避繁冗在庶僚猶然况在輔相乎予竊為之自歎噫予之取於卿者即辭樞密一事耳將此一事推之百為于以警勵頽俗于以矜式朝端則睽離之世道泮渙之國事自可整頓於指顧之間予豈望卿以簿書期會之末哉予於卿既有以取之又何以捨之乎榮衛雖云少損可期不日勿藥卿須勿復控辭俟少間即起視事

領議政鄭存謙乞免䟽批

答曰省䟽具悉卿懇重卜于卿也擬遣喉舌之臣

宣布心腹之蘊而別諭先於遜牘其例絕罕未之
果矣予於嗣服之初卜德金甌而卿時首膺是揀
予意豈偶然哉噫今距卿爰立纔七年世道朝象
不啻落下幾層義理之晦塞而誰能扶植紀綱之
委靡而誰能振刷廟堂日就叢脞臺閣漸益含糊
譬如人之一身百病交侵尚且怵怵泄泄莫可救
藥此誠何等時也求治非不切矣而周諮無所一
日二日治效漠然每一念至不覺繞壁而彷徨雖
以卿體國之誠亦何能悉也輔相孰非重任而元
輔視左右揆尤有重焉歷數近年以來居是席者

僅一二元老耳向來曲副非欲捨卿今者新命定
已久矣此時此任捨卿伊誰常參有命卿須即起
視事

左尹李敬懋請革罷宣薦禁軍疏批

士夫禁旅之復設無異於以弊而掇弊軍容欲整
而不整仕路欲齊而不齊無恠乎卿之發此言也
然所謂銷刻云者即一時創行之事而 祖宗朝
金石之典不復則已既復之矣患其難制而便又
廢却焉有似此紀綱亦焉有似此師律又若卿疏
中以復設而謂之新令似未諳本來設置之事目

而然也所請不允

判府事徐命善因臺言乞免疏批

甲辰

省疏具悉卿懇予之所以倚卿者甚事卿之所以事予者何義明義一書是已是書也扶綱常正忠逆明好惡定趨向嚴隄防撐天地亘宇宙而不泯不沫者也藏之王府信如關石和勻奠于邦家重於九鼎大呂是書之作豈徒然哉將所以君臣上下闡明是義也以是卿當秉軸專藉是篇事關懲討則卿皆慨然應諾憤不顧身此豈卿有私好惡於其間哉其國耳公耳矢死靡他抑亦婦孺走卒

之所共誦也奈彼異言之調戲官家者抵掌咬牙必欲甘心於卿久矣早晚彈章予為卿待之噫彼滿紙構誣誠不滿一哂惟予在在卿何予不暇為卿憂而竊為世道憂也夜下備忘卿果詳悉未顧今朝廷之刑政失平人心之去就靡泊昨日處分此豈為重臣而然哉所以服人心也所以靖朝廷也予之苦心卿想嘿會俟卿登筵當有洞諭此果何等時也任國家安危之責者非卿伊誰然則卿之所以逡巡者一己之廉防也予之所以敦勉者萬世之彞倫也以此較彼其輕重大小果何如予

不多誥予不多誥卿須即日入城聽予面諭是予
區區之望也至若疏末云云虛受之量實切欽歎
而卿何不念世道至斯耶并冀卿之諒之也

判義禁金鍾秀辭職疏批 乙巳

卿之得有今日惟予在耳雖至十顛百沛輒費極
力拯濟奚直去冬事為然疏辭叩謝太過卿於予
亦欲修外面人事乎嚮來削黜時傳教即卿一部
譜乘有是遭逢也故有是全保伊今以往卿須休
說辭巽二字卿之近日樹立也事功也可以紀太
常而垂青史且况兩段事之并入卿耳尤驗卿之

自負明義人亦以是待卿卿可謂不負予所期也
一二人言之爽誤予已所悉燭者豈待卿云然都
付之過境不害為容物之方

備邊司濟州金潤王嫡庶辨別事啓批

逖矣絕域氓俗蚩蚩有妻又娶妻在法當禁况呈
官出妻亦得許題該牧之不徒不禁乃反許施既
非常憲又關後弊當該牧使勘罪高女則見出而
還畜此亦妻也文女則行聘而往嫁此亦妻也謂
之前妻後妻則當然稱以出母庶母則不可且國
朝無改嫁之制前母之服實係變禮如渠不識禮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一
三十一
者難責處變合禮然倫常之際風化所關務宜申
復曉譬俾島俗知禮防之至重文女子金鎮允自
可為嫡產而失禮持服之罪令該牧懲治此蓋不
教而刑也疑禮最難解禮家之訟無已時若非參
經考據之資又將於何攷乎特頒疑禮問解禮疑
類輯各一帙令本牧藏于鄉校使民士服習咸識
朝家扶名教牖迷昏之意

綾恩君具允明因文廟親臨釋菜時亞終獻
官釐正事筵奏批

卿之起疑不無所據取考五禮儀序例註果如卿

言更考原編親享文宣王儀陳設條有曰設殿下
版位於堂上前楹外設亞獻官終獻官配位初獻
官分獻官位於東階云云又於引入條有曰前一
刻奉禮引亞獻官謁者贊引各引終獻官配位初
獻官分獻官入就位云云蓋此設位引入兩條只
言配位初獻官則亞終獻之以正位獻官通用似
無疑矣又按饋享條有曰行初獻禮殿下既復位
謁者引配位初獻官贊引各引分獻官以次詣殿
內云云至行亞獻禮也始言奉禮引亞獻官詣神
位前贊搢圭執圭又言奉禮引詣復聖宗聖述聖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一
亞聖公神位前行禮并如上儀云云又按終獻條
行禮并如亞獻云云奉禮即王世子從官而如今
之相禮也且觀搢圭執圭之文明是王世子行亞
獻之禮而配位行禮條云如上儀又於終獻條云
如亞獻然則正位亞終獻官仍行配位亞終獻禮
尤皎然明甚矣大凡似此大典禮多從開元儀四
聖之配食始於宋釋菜之備禮創自 皇朝而俱
無親行儀節之見於正史者獨於五禮儀如是磨
鍊者或有別般酌量而然耶近來釋菜親享之舉
在於 先朝庚申年而伊時大臣無故者只有一

人左議政為正位亞獻官輔國正卿為正位終獻
及配位亞終獻官云而此亦無以的信更考堂后
日記則獻官姓名奠獻儀節初無一言概示者今
雖欲釐正其將何所取據乎第有一事之或可做
用者 先朝丙子春幸學謁聖親行酌獻于四聖
位至己卯秋仍命定以為式自是以後文廟酌獻
時先聖位及四聖位皆親奠來頭雖有親行釋菜
之事配位三獻一依正位例為之仍令禮曹釐正
而通補以此載錄

備局諸堂因兩湖作隊船事筵奏批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一
三十三
作隊船更設之議始於辛丑夏伊時湖南臭載穀包殆近萬數別下責諭俾即矯弊該道伯狀請加設漕倉而裁松十年能作船材云云誠迂且妄矣且不念暨於江民蕩析厥居封山童濯後已者莫非踈闇之失今此作隊之議又出於下策之下策而更考戊子年湖南伯洪樂仁疏本有益知其所不知者湖民之受弊前後豈異卿等雖以浮價之勿復加斂為請而湖民之受困當自如加斂與不加斂不須論卿等又以近來官納之自度支捧給弊必不若前為言而官納雖歇營納自在况營納

之數比官納為倍蓰乎卿等又以執船時官吏誅求為臭載之弊源朝家則以為官吏之誅求內有戶惠廳外有道伯或可隨現嚴繩若於京師抽籤之際又有姦偽如外邑則其貽侮取笑尤當如何至於疑則少嘗之說亦有大不然者仍罷之間利害較然疑之一字非所可論大抵江民湖民均吾赤子漕倉之不設為江民也作隊之不設為湖民也作隊一款莫如已之之為便外此救弊之道惟在守宰之得其人戊子近萬包臭載雖云漕倉船丁亥五千石臭載獨非作隊船乎誠如卿等言纔

有臭載便欲更法則勿論漕倉與作隊一弁革罷似無妨謀國之計固如是乎

備邊司論關西薪島搜討啓批 丙午

邊禁雖嚴即國綱中一事國綱立則邊禁不期嚴而自嚴今番龍川事予則以為大係國綱矣但曰妄率已乎哉名以追逐則燒船焚幕猶涉雍容大而移咨可也馳通可也小則動一邑之兵蕩其巢穴殲厥種落亦無所不可而指劃措置之方既請朝家處分向後舉行但當恭俟回下為營閫守土之臣者豈敢擅便從事輕易下手乎原初狀辭中

以義諭之以威脅之云者難免自專之罪彼雖殊類即亦人耳苟不能曉譬以動得則甚般處置豈患無方而今乃徒恃兩力之強弱務快一時之觀聽積薪厝火烟焰四漲連抱之材巨網之鱗盡入煨熟之中鬱攸所過雞犬亦空使數百商人頓足鼠竄想來光景無異吾民此非區區於小仁而有是教也忠信之教豈容若是彼雖畏威永遁真所謂勝之不武而况早晚重来灼若觀火乘機逞憤理所必至繼今邊門竊恐無往而不生釁當是時也雖使十百輩龍倅以塞其困我之噴言只見其

無益而有害爾或以為今已追逐可謂都無事云
利之所趨死猶不避夫豈畏一時嚇喝更不敢窺
我境跬步地乎大抵薪之為島輿圖雖屬於我方
道里偏近於彼壤在我有九渡河之難在彼有一
杭葦之捷土沃而魚肥冠於天下豈必以我等棄
之地較彼必爭之勢乎然而此疆爾界自成鐵限
亦不宜割而與之為今之計莫如斥絕之且思之
關西之沿江七邑關北之隔坪六鎮諸凡地相隣
而居相接者何限隔一衣帶之水幾乎烟火互望
而未嘗聞因是生釁是島距邑治為百里距民聚

為一舍則又何為而察近而忽遠耶今所謂移容
馳通之說決知為知一未知二也又何必放銃而
殲殪抽矢而剿滅又從以焚其網燒其船方可以
快於心乎從今申復月三搜討之制來則逐之不
來則已之吾何必過加用力乎嚴加責諭

三司請削黜金尚詰合啓批

金字鎮之罪重罰輕專為領府地也蓋領府即予
院相以是眷遇自異且歷數前人無故者幾希予
於領府必欲全保而拯救之者此也今此卿等請
罪之舉豈可但曰不審至於句語間論列亦多不

著題者以考輝復出之說抵書時相云云一諫長
雖有疏陳於丙申而其時慰勉已備至豈可追提
於今日乎外此龍妻援引云云尤有萬萬不成說
者此一款予每曰決不然以此聲罪領府領府不
惟不以為愧世之具眼者亦必嗟惜古人有以五
年七乘之說擬之激瀾之事忸怩鬱陶之喻方諸
世龍之妻未聞以此獲罪朝廷然則以彼涉疑之
蹤發此冒嫌之語謂之第一事業可也大抵論人
必須稱停當者知戢聞者知畏卿等一言之重可
敵千金苟或反是徒起滋惑將使是非相混虛實

莫辨適增世道之害卿等胡不念此乎領府之家
不幸有宇鎮干犯如許在司直之地者如欲責備
於領府則以知亦罪不知亦罪為罪尚何患無其
辭而忽以題外之說插入轉語之際如是而其可
曰罪其罪乎

賓廳請上 慈殿尊號啓批

筵中聞卿等言入告 慈殿則 慈教若曰諺教
之書下出於千萬不獲已之舉以予平日所執豈
欲行此非常之事而不違他顧敷諭大官一則為
國家二則為國家斷斷此心庶幾 陟降之監臨

然猶自顧悚然者諺教之一下再下煩示外庭殊非命令不出之義或恐有違先大王遺意今茲云云之議此何說也為教子仍以大同之輿誦不可終孤且况雖非今番事乙丙以後宗國之得有今日是誰之賜也伊後掄揚之舉寧或虛徐而每因慈德之撝謙未免始請而旋止今又豈可一向靳許之意縷縷力請而慈意堅定迄未感回矣

諫院請趙時偉烏配啓批

丁未

趙時偉事以擬帥二字聲罪則發啓亦云晚矣然

護法翰賊昨秋脫空指揮罄疏太沒摸捉其下一段語人臣負此罪名何以自立此何等干犯而豈可以疑似之風傳如是句勘乎不待時偉之自明揆以常情人孰取信大抵渠之取此莫非自取字鎮之致此亦渠所使以渠處地早絕字鎮真有若浼之心不售陽護之計則以風牛不及之際寧或名登於誅討字鎮之疏啓乎即此罪累一番有大懲創之舉然後諸凡出入近密厚蒙恩造者皆知如彼為死不如彼為生之義下無訛上人得全軀此不但生道殺人亦出為渠家之意所可嗟惜者

渠未蒙宥之前使無累之其兄不得從官然與其持難曷若究竟所請律名依啓使世之欺蔽君父賣弄朝廷者知有所畏憚也

右議政趙璫拜相辭職疏批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自予枚卜于卿卿之駕屨不惟不造于朝邁邁者行居然自郊而鄉矣然惟廟堂若為之增重國勢若賴以鞏固丙夜之枕亦庶幾少紓宿昔之憂者蓋不待與人之誦予所自信于中不啻賢於夢卜而然也卿以珪璋之譽負棟樑之望斷斷一心惟在於移孝之忠古所謂真宰

相之風予未嘗不為卿許之則顧今濟川之責捨卿而誰噫去就之義有關禮防大官之體匪比庶僚今卿巽辭亦係中書之故事而勉回遐心之道惟視予誠與不誠耳然徑尋鄉廬之舉竊為卿惜之大臣之聞命即行或因難安於遭罹之餘或因不合於施措之際要皆出於斟酌輕重計不獲已也曾或有無情勢無事端纔卜甌而遽出都者否耶若乃疏中云云卿雖曰有必可辭之義予則愈見其些無可辭之端從古名碩之嚴於出處者亦何嘗有一切硬定法門耶顧其義之所在而已苟

使不義也而強之必出則上欠禮遇之道下有冒受之嫌苟其義也豈必強而後受之之為合於出處之節也只就卿言中銓任一款而反復之庶可見不當強處不強可強處強之此非予不量為任之大小不強於小而強之於大也誠以其大且重故不得不煩卿之重耳然則予所放卜之意卿之可出之義不須多誥而決也世故層出朝象靡定人心日趨於潰決民憂轉歸於艱棘而鼎席未備元輔獨賢此時彌綸之望專在端揆之造朝卿若念及於此豈忍一日安於田野之間哉予自有熟

講于心決不以卿之牢執遂已其必致之方即日入城聽予親諭疏末自引不已過乎秉燭呼寫不暇罄意幡然登途之報予方整衣而待之

判府事金燿劄批

才從臨殿還內聞卿劄留院意謂卿有慎節劄引阻班之咎速取原劄來瞥看詞頭已覺始料之太相反還發一噓甚矣卿言之迂也既曰儒生事非矣又曰定配則過矣繼云其跡難免妄率之誅旋云苟非關法紀則不必遽加是律卿亦以儒生不以為是則何以為過當乎犯妄率之誅者獨不關

於法紀乎且以付黃出齋等罰為可施於此儒而
朝廷之處分也學宮之私罰也名目自有別焉予
若巧避薄爾之嫌創施付出之罰則卿又必上劄
執論曰以下行任儒之事夫如是也冠儒服儒以
儒為名雖不率教不循軌小過勿問大罪勿辟從
他放辟一任其儒言墨行坐視而不之救噫思皇
之盛多吉之美將於何責成大抵大官進言異於
言官卿不聞納約之義乎當初處分亶出鎮關之
舉行且弛張豈無其方而堂劄相劄長弟更發諺
所云舉叢把金莫適所從者此也激乎云爾未見

其格也卿須諒之自餘介介之蘊留俟明日面悉

領議政金致仁因人言劄批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日昨面對也多少說話傾倒
備盡何必更煩昔洪致祥因對策論清城事搆捏
備至清城因以深引 肅廟嚴賜處分於致祥別
下敦勉於清城清城事屬自己控引猶乃爾自上
處分又如是嚴截予於卿恩遇何如眷毗何如予
豈不以 聖祖所施於故相者施之於卿而言之
顯晦時之艱泰自有古今之異同此意向卿亦有
云云卿必記有之矣况其對章曰無指的而發云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七
爾則挾摘字句曰是曰非徒見有實其事副其說
之慮予於卿寧或泛視然乎哉噫卿以今之時為
何等時也若不念癡聾之義竊恐卿之蹤跡一日
不安於朝似此曲折予言之詳矣卿知之悉矣今
日劄舉不幾於備例卿須隨承宣造朝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七

